



马国兴 吕双喜 主编

新语

飞过历史天空的鸟

 郑州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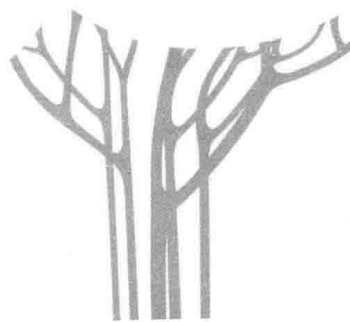
新语

飞过历史天空的鸟

马国兴 吕双喜 主编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语:飞过历史天空的鸟/马国兴,吕双喜主编.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19.1

(小小说美文馆)

ISBN 978-7-5645-5980-9

I. ①新… II. ①马…②吕…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6576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0

字数:147 千字

版次:2019 年 1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部电话:0371-66658405

印次: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5980-9 定价: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江湖·野猪横行的日子

新语·飞过历史天空的鸟

情愫·飘香的臭豆腐

浮生·拴在琴弦上的魂

光阴·走在眼里的风景

乡愁·橄榄树的方向

芳华·没有公章的奖状

阅微·有一种果实叫怀疑

人间·陪一只蚂蚁去散步

素年·秘密生长的萝卜

编委名单

总策划 任晓燕

主 编 马国兴 吕双喜

副主编 王彦艳 郜 毅

编 委 马 骁 牛桂玲 胡红影 李锦霞

段 明 孙文然 丁爱红 郑 静

付 强 连俊超 郭 恒



序



任晓燕

“小小说美文馆”丛书这项出版工程，推举小小说作家，推出小小说作品，推广小小说文体，为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共同建设书香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纵观我国现代文学史，每一种文体的兴盛都有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传媒载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条件。如大型文学期刊之于中、短篇小说，报纸文化副刊之于散文、随笔。现代社会，传媒往往引导着阅读的时代。

当代中国的小小说，也是如此。

仅仅在三十多年前，小小说对于读者来说，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在称谓上也五花八门，诸如微型小说、一分钟小说、超短篇小说、袖珍小说、千字小说、快餐小说、迷你小说等。当时，全国没有一家小小说专业报刊，小小说作品往往作为报刊的补白或点缀，难登大雅之堂。与之相对应，也没有专门从事小小说创作的作家，大都属于散兵游勇式的业余创作。而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更是从来就没有小小说的一席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10月，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前身百花园杂志社，敢为天下先，在旗下的文学期刊《百花园》推出“小小说专号”，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受到读者的欢迎。此后，1985年1月，《小小说选刊》正式创刊；1990年1月，《百花园》改版为专发小小说的期刊。此外，百花园杂志社还多次举办小小说笔会、评奖等文学活动，先后创办小小说学会、函授学校等民间机构，不断推进小小说作家专集、作品选本等出版项目。

通过业界同仁多年不懈的努力，小小说已从点点泛绿到蔚然成林，以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中国当代文坛，跻身“小说四大家族”，并进入鲁迅文学奖评选序列，在全国各地拥有逾千人的较为稳定的创作队伍，成为广大

读者喜闻乐见的文体。

小小说是新兴的文体，又有着古老的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它与文学的起源密不可分：上古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等，就具有小小说精炼、精美的叙事特征；春秋战国的诸子著述，不乏微型珍品；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堪称我国最早出现的小小说集；宋代人编撰的《太平广记》，可谓自汉代至宋初野史小小说的集大成著作；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立古典小小说的高峰；现代鲁迅的《一件小事》等，开启白话小小说兴盛的序幕。

近几十年来，小小说之所以大行其道，是与现代生活节奏合拍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小小说是一种最具有读者意识的文体。同时，小小说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根本原因在于展示出了宝贵的文学艺术价值。当代中国的小小说，继承了从古代神话到诸子寓言、从史传文学到笔记小说的叙事艺术传统，并与各种艺术形式的美学精神相通相融。比如对意象之美和境界之美的追求，就代表着中国文艺美学的主要传统，它是至高的，也是永恒的，也正是小小说艺术的自我要求。

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不能以篇幅长短而论，最终还是看思想艺术上的成就。诸多优秀小小说作品，言近旨远，微言大义，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艺术含量和思想容量丝毫不逊于中、短篇小说。所以，小小说最能够、也最便于在读者心灵上打下烙印，原因就在于它的精炼和集中，常常呈现给读者引人入胜或发人深思的典型事件，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小小说还是“留白的艺术”，把最大的想象空间留给读者，去回味、创造和补充。小小说对语言的要求很高，诗歌创作中的炼字炼意，对于小小说同样适用。

当代中国的小小说已形成气候，成为一种广阔的文学景观。今日，小小说已步入创作成熟期，以特有的艺术魅力丰富着我们的精神生活，也必将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位置。在此，作为一位“小小说人”，我期望小小说作家像苍穹中的繁星那样，闪烁出五彩缤纷的个性之光。

（任晓燕，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百花园》《小小说选刊》总编辑。）

目录

江南落雪无	张晓林	001
天性	张晓林	005
洁癖	张晓林	009
与猫鼠为友	邓洪卫	012
张松	邓洪卫	015
邹氏	邓洪卫	019
好大雪	陈 毓	023
桃花笺	陈 毓	027
文人	宗利华	030
飞过历史天空的鸟	纪东方	034
包公之死	申 平	037
巢谷	申 平	040
章惇	申 平	043
红豆	陈 敏	046
苏武的北海	陈 敏	049

蓼花吟	蔡楠	052
双面谍	蔡楠	056
玄缘记	闵凡利	060
神匠	闵凡利	065
刘安杀妻	岱原	068
我是陈琳	岱原	071
记住一棵树	非鱼	074
棠梨一树荫	非鱼	077
墨宝	戚富岗	080
赢家	戚富岗	083
韩信回乡	邢庆杰	086
宿命	邢庆杰	089
来莺儿	吴卫华	093
乞帅	吴卫华	095
南宋一匹战马的生与死	吕啸天	100
无中生有	吕啸天	103
临街的窗	张玉玲	107
白露未晞	张玉玲	110
莲花灯	朱雅娟	114
谁能辅佐天子	马新亭	116
戚姬	陆樱	118
刺秦	张俊杰	121

千古	张俊杰	124
齐王的橘子	寇俊杰	127
踏莎行	寇俊杰	130
落雁平胡	唐丽妮	133
祭奠一匹狼	徐常愉	136
八阵图	汤其光	139
行者棒	楸立	141
借人头	蒙福森	145
李一笛	刘强盛	148

江南落雪无

张晓林

王荆公与司马温公政见多有分歧,尤其在熙丰变法一事上,围绕二公在朝堂上似乎形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双方常常是唇枪舌剑,恨不得在对方身上戳几个窟窿出来。但一走下朝堂,私下里论及学问时,二人间那风趣的谈吐、善意的调侃、会心的微笑却又宛然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异姓兄弟。政事和个人友谊如此泾渭分明,大概也只有古圣贤才能做得到了。

譬如王荆公写了一首诗,诗名叫“扇子”,内容如下:“玉斧修成宝月团,月边仍有女乘鸾。青冥风露非人世,鬓乱钗横特地寒。”他用书法抄在澄心堂纸上,拿给司马温公。

司马温公将诗读了一遍,说:“唔,好诗,虽是取玉川子《醉归》一诗之意而作,但胜之远矣!”

荆公双手一揖:“愿闻高见。”

司马温公说:“玉川子为一代高僧,尽管不以诗名世,但《醉归》一诗沛然如从肝肺中流出,不见有丝毫斧凿痕迹,他靠的是真性情。荆公此诗,不单气韵生动,而又深谙为诗之道,是故胜之矣。”

荆公叹服。

司马温公曾著《诗话》一则,偶把老杜诗句“黄独无苗山雪盛”中的“黄



独”误录为“黄精”了，恰被荆公看到了，禁不住有几分兴奋，呵呵大笑着说：“温公也有丢丑的一天呀！”遂在一旁眉批道：“黄独是残留在冬天野地里的小块山芋，江南俗名叫土卵。杜子美流离江湖间，能有黄独果腹就不错了，怎能像道人剑客那样去食黄精呢？”

隔一天，温公见到眉批，备了一筐经书，登门向荆公致谢。

平素，王荆公不讲究生活小节，常常会闹出一些小笑话。一日，王荆公与司马温公同在朝堂与皇上议事，忽然，一只虱子从荆公襦领上爬了出来，它在荆公的脸颊上转了一圈，然后爬到鬓角上不动了。荆公竟浑然不知。

皇上看见了这只虱子，笑了笑，没说什么。

司马温公也看见了这只虱子，在朝堂上，他也没说什么。退下朝来，一出集英殿大门，他就问荆公：“可知皇上刚才为何发笑？”

荆公很奇怪地扭转头：“不知道。”

司马温公指着荆公的鬓角说：“笑的是它。”

荆公一愣：“笑我？笑我做甚？”

司马温公忍住笑：“不是你，是它——一只虱子。”

王荆公脸红了。忙叫来一个随从，要他把那只虱子给捏下来。不想，温公却伸手给拦住了。

“不可，不可，千万不能捏杀它。”

“为何？”荆公不解。

司马温公笑着解释：“这只虱子不寻常，有诗为证，‘屡游相鬓，曾经御览’。”

王荆公也跟着笑了。

王荆公在坊间刊刻了一部书，名曰《字说》，他对这部书很满意，见了熟识的人都要送一本，司马温公也接到了一本。

司马温公没看几页，就找荆公商榷来了。

司马温公说：“以竹鞭马为笃倒还说过去，以竹鞭犬有什么可笑



的呢?”

荆公说:“古人认为可笑,自有可笑的理由。”

司马温公不服气。

司马温公不服气,自有人服气。不久,《字说》一书在朝野流行开来。南宋高宗年间的曾慥在他的笔记《高斋漫录》一书中这样记载说“学校经义论策,悉用《字说》。”

这一年庚子科的科选中,有一个叫胡汝霖的举子在答用武策时,就模仿荆公《字说》体例作了一篇文章,结果竟然高中榜首。

政治就像翻烧饼,一面热,另一面就凉。一面不会总热,另一面也不会总凉。元初年,司马温公拜相。王荆公下野,退居金陵钟山。

在钟山,王荆公过得很洒脱,每天骑匹小毛驴,与一二山民结伴,去山深林幽处闲逛,累了就头枕青山绿水歇歇脚,兴尽而返。有客人来访,就陪着在茅舍前的古松下弈棋。再不,就增删他的《字说》。

对于《字说》一书,王荆公可谓呕心沥血。他曾因注解“飞”字没有找到满意的注脚,竟在涧水边徘徊了整整一天,饭也不吃,嘴里念念有词,样子很怕人。王老夫人寻到他,问明原因,说“何不以‘鸟反爪而升’注之”。荆公想了想,笑起来。

荆公虽然闲居钟山,可对庙堂之事并不能忘怀,每逢有人自北方来,他都要打探一下东京的消息。往往,还要问一问司马温公的近况。

这些来拜见荆公的人,无论是朝中大员还是地方小吏,大都拣好听的跟他说。

有一次,荆公旧时门人周种来访,荆公陪他在山间闲走,走到一株松树下,停下脚步,扭过头忽然对周种说:“司马温公是个君子啊。”

周种一愣,随即醒悟过来,默然不语。

又朝前走几步,荆公又说:“司马温公是个君子啊。”这句话荆公一连说了四遍,见周种一直沉默不语,不禁深感奇怪,说:“周贤楔,为何不言语?”

周种迟疑良久,说:“恩公,熙丰政事已全被更易,您知道吗?”

荆公怔住,后来笑道:“这可以理解。”

周种又说:“还有一事,恩公或许不知。”

“唔,什么事,说说看。”

“司马温公拜相以来,满朝上下无人再读《字说》了。”

荆公的脸慢慢变得苍白,怒道:“政见相背,《字说》何错!”这天夜里,荆公在书房一夜未眠,书写“司马光”三字数百纸。

这一年的冬天,东京连降十余日大雪,阴风呼号,滴水成冰,天气出奇地寒冷。某夜,司马温公靠着炉火细读《字说》,读到入港处,不禁叹道:“天下奇书啊!”一阵寒风敲击着窗户。司马温公忽然想起,已有一段时日没有荆公的消息了。不知近来景况若何?金陵不似东京这样寒冷吧!不知江南落雪无?

天性

张晓林

荆公挥毫抄了一通《楞严经》，忽然想起了苏轼。

昨日黄昏，他在金陵驿站正与吕惠卿对弈，驿站胥吏走过来，递给他一道札子，然后低声说道：“相爷，明日东坡先生要路过金陵。”

荆公一愣，随即醒悟过来。一眨眼，苏轼被他贬到黄州五年了。半个月前，朝廷下旨，改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想是要前往赴任了。

窗外响起数声雁鸣。荆公推了棋局，浅浅地叹了一口气。他又想起那次文人雅集，苏轼给他的书法题跋的事来。苏轼称他的书法“得无法之法”，并且说，“世俗人不可学”！

荆公打心底佩服苏轼的眼界。

贬苏轼去黄州，荆公的心理是很复杂的。有时仔细想想，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

但是，有几件小事，却让他至今想起，胸口还有些堵。

荆公原是个不讲究生活小节的人，他平日穿衣裳，邋里邋遢的，枯皱麻叶一般，领襟上也常是厚厚的一层油垢，明晃晃的，照汴京乡间的俗话说，在上面可以打火子了。吃饭也是如此，荆公喜欢吃萝卜、大葱、辣椒等物，又不漱口，一说话，空气都变了味。

荆公生活上不讲究,可他在有些事上却很计较。他两次贬苏轼,其实都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关。

苏轼在翰林院任职时,荆公喜欢找他闲谈。

荆公著了一本书,叫《字说》,对每一个字都做一番解释。因此,荆公平日喜欢与人探讨字的渊源。有一日,荆公又与苏轼闲聊,偶尔谈到了东坡的“坡”字,荆公说:“‘坡’从土从皮,所以说,‘坡’就是土地的皮啊。”

苏轼笑笑,说:“按相国的说法,‘滑’应该是水的骨头了。”

荆公很认真地说:“古人造字,都是有说法的,再如四马为驷,天虫为蚕等。”

苏轼也严肃起来,朝荆公拱手道:“鸠字九鸟,相国可知它的出处?”

“不知,愿闻其详。”荆公真心请教。

苏轼说:“《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那么,加上它们的爹娘,不正是九个吗?”

荆公愣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回到相府,荆公脸色还很难看。恰逢吕惠卿来访,就问:“恩相有啥不顺心的事?”

荆公愤愤地说:“苏轼戏耍老夫!”

吕惠卿问了缘由,很生气。“这样的轻薄之徒,撵出京城算了。”结果,苏轼被贬到湖州做了刺史。

苏轼去湖州当刺史了,荆公反倒觉得身边一时少了些什么。

湖州刺史三年任满,苏轼回东京交差另补。这期间,他已知道被贬湖州是因为冒犯荆公之故,所以,一到京城,就先去拜见荆公,有致歉之意。

不凑巧,荆公骑小毛驴闲逛去了。荆公府上管家就引苏轼到书房用茶。

在书房,苏轼见到了荆公刚作的两句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读过,苏轼笑了。“荆公闹笑话了,菊花性最傲寒,岂有被秋风吹落之理。”苏轼不觉手痒,捻起桌上的紫狼毫,落纸立就,依韵和道:秋花不比春花

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和罢诗,苏轼猛然醒悟。今天是来道歉的,怎么又与宰相“对”上了。他怕与荆公见面尴尬,便匆匆告辞,想找机会再与荆公解释。

可是不久,苏轼却又被贬到黄州去了。

人世沧桑,五年又过去了。想到这些,荆公心头涌过一种别样的滋味。他决定今天去秦淮河边与苏轼见上一面。他动了一个念头,倘若苏轼轻浮的毛病改掉了,仍让他回京城到翰林院去做学问吧。

吃过年饭,荆公身着便服,在秦淮河畔会见了苏轼。

在荆公眼里,苏轼苍老了许多。两鬓似乎已有银丝飘拂。荆公一时觉得两眼有些酸涩,内心隐隐有歉意徘徊。

苏轼一身素装,连帽子也没戴,他朝荆公揖手一拜,说:“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失礼了。”

荆公一笑,说:“礼哪里是为我们设的呵!”

苏轼眼里就含了泪花:“轼无德,自知相国门下用轼不着。”

荆公默然,携了苏轼的手,说:“我们去将山碧云寺吃茶。”

登上将山,但见树木青翠,涧水如练。时闻山虫唧唧,鸟声相和。真一派大好风光。二人心情畅快起来,苏轼话语渐多。

进得碧云寺,即见一合围古松下,已摆好茶几。茶几旁还设一大案,笔、墨、纸、砚齐备。方丈了尘禅师合掌相迎。了尘方丈素喜书法,且颇具造诣。今日两位书法大家来寺,自是笔墨侍候了。

茶是好茶,谷雨前朱家坞的碧螺春,吃着吃着,众人就有些醉意了。

荆公来了雅兴,指着案上的巨大砚台说:“集古人诗联句以赋此砚,如何?”

荆公话一落,苏轼即应声道:“此乃雅事,我先来。”他站起身来便朗声大唱:“巧斫斫山骨。”

苏轼首联一出,满座寂静无声。